

談起讀書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甫識字起，我們便離不開童趣的識字書和童話故事，長大後厚重的教科書和明珠經典排山倒海向我們襲來。讀書儼然成為了我們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。然而，讀書的價值不是一直都為人所認可，古往今來尚有「讀書無用」或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之言，但事實真是如此？古人云：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。」讀書於個人是心靈和學識的良藥，於家國世界，亦是進步的推動力。不論為國為民，讀書都有其「大用」。

步入二十一世紀，義務教育早已在世界各地逐步推行，讀書不再是某一階級的特權。然而，許多人卻把它當成一項不得不服從的政策，在面對繁重的課業壓力時，更萌生出「厭學」的念頭。他們高舉「讀書無用」的大旗，批評數理化中教授的代數方程、微積分在日常生活中毫無用武之地；批評在「文史哲」範疇拿到再高學位依然「畢業既失業」；批評在求職面試時讀再多的書都不如有工作經驗的人有競爭力。一紙文憑如此靠不住，那倒不如索性躺平放棄讀書，接受命運的安排。反正，學歷不一定與成功掛鉤，既然李嘉誠小學畢業也能名利雙收，成就遠超寒窗苦讀的一眾學子，讀書中不過是人生千萬條路的其中一條，那麼為什麼還需將讀書看得如此重要。

但是，當我們將目光從高聳入雲的高級寫字樓中移開，望向繁華都市外的貧苦山村，望向異國破舊的土路和矮舊的平房，我們便會看到一雙雙無知的、怯生生的眼睛，她們像籠裏的小鳥渴望藍天般渴望讀書。讀書於她們，是改變命運的唯一契機。

對於不少發展中國家的女性而言，讀書是一件極其奢侈乃至罪惡的事。她們自出生起就被「讀書無用」這四個字詛咒，父母教她們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國家掌權者也頒布禁令禁止她們讀書，於是她們一生都和書本無緣，只能在灶台前為丈夫和孩子操勞，相夫教子，做飯洗衣。這些女性因為無法讀書，在生活中失去尊嚴，只能依附男性，打罵也不能還手；在社會上亦失去競爭力，終其一生也掌握不了自己的人生。她們需要讀書，打破無知的囚籠。

「老師，我不想嫁人，我想讀書。」在中國依然有許多女孩需輟學嫁人，而一位雲南女孩字字泣血的吶喊，不僅道出了這片大地上無數女性的心酸，也使她們得到了寶貴的讀書機會。正是聽到了這句話，張桂梅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——華坪女高。在這裏，上千名女孩埋頭書海，挑燈夜讀，用知識踏出一條條走出大山的道路。從此，她們便不是弟弟上學時的學費來源或家庭困難時的禮金援助，而是一個個獨立自主的女性，擁有生活的無限可能與精彩。書本的知識是她們苦海中的小舟，是荒原上的翅膀，是黑暗裏的火光。我們又如何能說「讀書無用」？

這時，也許有一群人站出來批評讀書的局限性。他們或許是某朝的國君，又或是甘願赴國憂的武將，於他們而言國家固然可以改變寒門學子的命運，卻無助扭轉國家命運，想要時代進步，國家富強，有識之士遠不如有勇之士。其中紙上談兵的趙括便是他們最有力的論

據。趙括年少飽讀兵書，曉暢軍事，卻因為一味使用兵書內容作戰而不知變通，最終在長平之戰大敗秦軍，淪為萬世笑柄。甚至到了近代，讀書人的形象也有如滿口「知、乎、者、也」的孔乙己般迂腐膚淺。故毛澤東在「文化大革命」鼓吹「讀書無用論」，鼓勵青年轉為學習與農耕、機器操作等實用技藝，力求培養「有才之士」和「有勇之士」（甚至進行軍事訓練）為國家作出貢獻。在這種讀書不如實幹的風氣下，「讀書無用」的熱潮席捲了中國每一個角落。

誠然，會寫「苗」字的四種寫法是不足以救國的，但在歷史長河中，哪一次戰爭的成功、國家與時代的變革沒有讀書人的身影？實際上，說「讀書無用」不如問「如何讀書」，我們該以何種態度讀書，才能將知識轉化為成功的齒輪，發揮其大用以福澤家國人民？

叔本華曾言：「只是理論而不付諸實踐的自衛，有如重瓣玫瑰，賞心悅目，凋謝了卻沒有種子。」只讀不用，是「讀死書」，最終逃不出趙括之流的命運。只有將書本上的內容融會貫通，靈活實踐運用，才是真正的「讀書」。如英國著名的數學家、邏輯學家、現代科學之父艾倫·圖靈。他於劍橋大學畢業，是名符其實的「讀書人」。在二戰時，正是他靠着運用其數學方面的知識，盟軍才得以破解德國的恩尼格瑪密碼系統，最終取得勝利。如果他沒有在大學讀過前人的智慧，就難以在精密的密碼中找到規律，最終用公式破解；如果他沒有一顆懂得靈活變通的大腦和付諸實行的勇氣，這場持續了六年，破壞了千萬家庭的大戰也難以結束。因此，讀書有其大用，不過是使用方法和心態有別罷了。

周恩來曾言：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。」他為中國民族復興事業苦學奔走，以打破國家積弱的命運。而對我們而言，卻也「為個人之崛起而讀書」，抓住每一個提升自我的機會，打破無知的牆，走向有知的天地，將書本代為力量，將知識轉為動力。為國為民，讀書刻不容緩。